

書叢本基學國

聞紀學因

(中)

撰 麟 應 翁
注 峤 元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聞 紀 學 困

(中)

撰 麟 應 王
注 斤 元 翁

行發館書印務商

翁注困學紀聞卷五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儀禮字數

五禮亡軍

五禮亡軍

吉凶賓嘉
篇數

曲禮亦稱
臣瓚以儀

禮爲經禮
事禮今禮

逸禮諸篇
有存者

吳草廬儀
禮逸經

儀禮

元折案閻氏曰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

三禮義宗

全云崔靈恩作

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

禮也卽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

康注晉荷松亦云

朱文公從漢書志

藝文臣瓚注謂儀禮乃經

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畧在月

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釁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全云草廬所輯儀禮逸經十八篇蓋本於此○元折案經義考引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得七篇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儀禮疏一部之大名亦名曲禮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宋書禮志太興初議置周官

儀禮置鄭
氏博士

中霤禮逸

經禮曲禮
皆有書

三千三百
之數

獻王所得
有禮禮記

禮記鄭氏博士太常荀崧上書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註凡祭五祀于廟用特性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奥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戶略于祭宗廟之儀又孟夏其祀竈祭先肺註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奥東面設主于竈脰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戶如祀戶之禮又孟秋其祀門祭先肝註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孟冬其祀行祭先腎註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軾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疏云皆中霤禮文又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註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以下亦當是中霤禮文疏不註者以本祀中霤不言可知也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禮經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禮儀鄭元等皆曰經禮即周禮曲禮即今儀禮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而非專爲禮設也至於禮儀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秋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旛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

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梁書儒林崔靈恩傳】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偏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書錄解題作三十卷，蓋是書宋末猶存也。【晉書荀崧傳】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太尉或之元孫也。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元吳氏澄纂儀禮逸經八篇】一投壺禮，二奔喪禮，三公冠禮，四諸侯遷廟禮，五諸侯饗廟禮，六中霤禮，七禘于太廟禮，八王居明堂禮。自識云：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又纂儀禮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事義。【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自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周官，不稱禮，明是設官分職之書，安得謂之經禮？師古注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據此則儀禮之爲經禮明矣。

文公謂儀禮無用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爲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怪孫子也。【全云】無所用者以其委曲細瑣諸節目耳。

非謂冠昏喪祭大綱也。○【元折案】韓文

公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觀此則於今無所用之言，蓋文公之微辭耳。【鄭漁仲曰】安得善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

所不爲也。

十七篇有
儀有禮

孔壁多三
十九篇

逸禮諸篇
名

古文禮亡
於隋前

禮古經五
十六篇
古經出魯
淹中
緣起
儀禮之名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

【全云】張忠甫淳
永嘉諸儒之一

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

禮。遂合而名之。此張忠甫儀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

【原注】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爲宣

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案】經典釋文叙錄曰。古禮經五十六篇。著。后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

天子巡狩禮。【王氏漢藝文志攷證二】自注云。內宰注。朝貢

禮。聘禮。王居明堂禮。月令禮。烝嘗禮。射人禮。注。朝事儀。觀禮

器注。見于三禮註。學禮見于賈誼書。新書保

傳篇。古大

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中郎集。明堂月令論。雖寂寥片言。斷圭碎璧。猶可寶也。

【闕按】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宏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故

隋經籍志無其目。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保傅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元折案】漢書藝文志禮家。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年。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阮孝緒七錄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後漢書鄭元傳】凡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儀禮之名。始見於此。【漢書劉歆傳】移讓太常博士書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末。孔安國獻之。【朱子語類】魯共王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

壞老屋得
逸禮
鄭注引逸
禮天子巡
守禮朝貢
禮朝事儀
王居明堂
禮烝嘗禮
入學禮

高堂生所傳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聞焉。【周禮】天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翟與。【儀禮聘禮釋幣制註】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月令】孟春迎春於東郊。註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仲春祀高禖。註帶以弓韁。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命國難。註李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仲夏毋休于都。註毋宿于國。仲秋天子乃難。註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仲秋穿竇窖。註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日時煞將至。毋櫂其災。又水始潤。註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註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季冬命樂師大吹而罷。註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禮器】曾子曰。周禮其猶醸與。註仲秋乃命國醸。以上鄭注所引。皆王居明堂禮文。【周禮】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註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儀禮】觀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纏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繁縟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賈誼新書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目中出南闕。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闕。視五國之事。日出入北闕。視帝節飲。【案】閻氏古文尚書疏證第二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所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鄭康成註三禮。曾引之。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云云。今將前註未及者附載於此。春官司巫註。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秋官士師註。軍禮曰。無千車。無自後射。亦見大司馬有司表貉。督民註。儀禮少牢饋食禮註。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禮記奔喪篇註。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卽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曰】哭

聘禮釋幣

制禮誤儀

張忠甫

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又曰：「無服祖，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四庫全書總目二十，儀禮誤三卷，宋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久無傳本，故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綴錄成編，惟缺射大射二篇。隋書牛宏傳，修立明堂議曰：「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故莫得而正。」

儀禮五傳

弟子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也。【全云】康成所註是戴聖。○【元折案】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卿。孟喜父戴德，字延君，號大戴，信都太守。」

字次君，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未冠笄著

卷幘

滕薛名國爲頰

爲頰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滕薛名國爲頰。【原注】國古內反。續漢書服志：國簪珥。【集韻】有國幘，無國字。【疏云】卷幘之類。○【案】玉篇亦隸釋武榮碑云：闕幘。【元折案】武榮碑君諱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釋云：闕幘者，有國幘無國字。未冠幘之稱。後漢書服志下：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

兄弟畢祫玄

士冠禮

注祫同也

古文祫爲均

疏云當讀

如左傳

僖五

均服振振

案今汲古閣註疏本脫

當讀如左傳句近刻倣宋

年

均服振振

案今汲古閣註疏本脫

當讀如左傳句近刻倣宋

年

均服振振

案今汲古閣註疏本脫

當讀如左傳句近刻倣宋

年

均服振振

案今汲古閣註疏本脫

當讀如左傳句近刻倣宋

年

故詩曰有頤者弁此之謂也秦後稍稍作顏題名之曰幘幘者頤也頭首嚴蹠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

本亦無

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杓玄

〔阮芸臺儀禮校勘記曰〕說文無杓

字均之爲杓猶玄之爲斂皆俗字也

蓋杓字誤爲祫釋

文之忍反亦誤

〔集證〕惠氏九經古義祫元卽漢之杓元

〔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杓元

〔淮南子云〕

尸祝杓祫高誘曰杓純服祫黑齊衣也篆書祫與杓相似

古文作均故左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

皆元故謂之杓元

戎事上下同服

故謂之均服

○〔元折案〕均服振振漢書五行志引作杓服

士冠醴用酒

士喪商祝夏祝

夏祝不言

周燕禮言諸

燕禮言諸

五十以字加伯仲

五十以字加伯仲

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

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檀弓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闕按〕石林謂葉夢得號。

古人重字
初冠稱伯
某甫
先伯仲後
字以序稱
先氏後伯
仲以尊稱

五十爲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

以字爲重。

〔元折案〕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疏。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朱子語錄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曰

伯某父。仲某父。五十稱伯仲。除下兩字。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今看儀禮賈疏。卻云既冠之時。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到五十始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取禮記看孔疏中。正如前說。疑孔疏是〔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石林葉氏曰〕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則固已稱仲伯。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是也。至於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耳。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孔子雖爲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誅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爲重歟。〔案〕葉氏夢得有禮記解。今佚。詳說見於宋衛湜禮記集說中。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文。〔案〕此引賈疏之文。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

令月令辰

三加醴醕
各辭

〔元折案〕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

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醕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實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宇。爰字孔嘉，髦士攸宜。之于假永受保之。【宋陳善搃新語】楚辭以吉日對辰良，以蕙殼薰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

日入三商爲昏

昏期取陰之來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案惠氏古義曰：三光靈曜，當作考靈曜。亦日入

案惠氏古義曰：三

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按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

而言，其實二刻半也。以上皆齊風東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全云：蓮華漏銘。五夜

賈疏文詩方未明

齊風東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全云：蓮華漏銘。五夜

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原注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閻按淮南天文訓曰：日至於淵隅，是謂高春。高

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於五禮屬嘉禮。【蘇子美答韓持國書曰】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良方正，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莊。著文莊集三十六卷。

本尚鄉飲酒
大作卿夫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案今注疏本尚鄉作卿夫

尙德也。黨正飲酒，尙齒也。公是劉氏。全云：劉敵原父曰：謀賓介於

先生尙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尙年也。大夫爲僕坐于賓東，尙爵也。

【元折案】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疏

鄭引孟子天

下有達尊三者，證鄉大夫飲酒是尙德也。黨正飲酒尊長，尙齒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尙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謀賓介於先生，尙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尙年也。大夫爲僕坐于賓東，尙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鄉飲酒禮第四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阮氏校勘記曰：「卿大夫通解要義，楊氏俱作鄉者非。」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陸氏釋文：「卿去京反。」王氏此條可以正今本作鄉大夫飲酒之誤。歐陽公劉集賢墓誌曰：「公諱斂，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舉慶歷六年進士，官終集賢院學士。」葉石林曰：「原父以博學通經自許。」弟貢父次其集，私謚曰：「公是先生。」

鄉射設豐
形制

豐侯亡酒
豐爵形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

酒。崔駰酒箴：「豐侯沈湎，荷豐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元折案】鄉射禮注：「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疏曰：「燕禮君尊有豐注。」曰：「似豆卑而大，彼承尊故言大。」此承爵不言大，或小耳。【聶氏三禮圖說】舊圖引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載杼以爲戒。張鑑

引鄉射設豐注云。豐制蓋象豆而卑。鄭注燕禮義同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其所備酒禍也。豈獨於射事而以亡國之豐爲戒哉。恐非也。〔書錄解題三〕禮圖二十卷。國子司業太常博士河南聶崇義撰。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二年奏之。蓋用舊圖六本參定。故題集註。〔後漢書崔顥傳〕顥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博學有偉才。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目文章顯。和帝時。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此條所引崔

李嚴銘。見太平御

覽七百六十二。

燕禮洗當
東雷

四阿東榮
重屋夏屋

漢不諱喪
父在爲母
叔嫂制服
凶禮移二
爲五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雷。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

〔原注〕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元折案〕燕禮設洗篚于阼東南。當東雷疏曰。云當東雷者。人君爲殿屋也。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雷明亦有西雷。對士大夫言。東榮兩下屋也。〔宋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雷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雷。大夫以下無東雷。洗當東榮耳。〔考工記〕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

師古註
云爾

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

唐之姦臣。以囚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囚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爲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原注〕見五代史馬縞傳。〔副按〕己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詆

余曰聞渠有嚴親在奈何喋喋與人言喪禮豫凶事非禮也余對以此條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案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張尙存見孟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宮贊擊節曰雖百喙亦不能解矣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今律疏有舅報甥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元折案漢書夏侯勝傳勝字長公東平人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善說禮服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柳子厚裴璫崇豐二陵集禮後序云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卹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內事之說而大典缺焉唐書禮樂志五曰凶禮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徒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由是天子內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五代史雜傳馬縞不知其世家唐莊宗時權判太常卿縞言緣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顥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劉煦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通典禮四十九周制父在爲母周屈也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爲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垂拱初始編入格又禮五十二周制嫂叔不相爲服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尙有總廡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嫂叔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

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元行沖父在爲母及舅姨叔服議：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又云：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鑿之總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蓋議而不從也。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爲三百卷。又王儉別鈔條目爲三十卷。

【闕按】《南史王儉傳》作十
三，〇何本三箋本亦作十三。 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撮禮論爲之。朱文公謂六

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元斤案】《何承天注》見四卷十七頁。《南史王儉傳》：儉字仲寶，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別抄條目爲十
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諸憶，無遺漏者。齊武帝五年，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三十八，諡文憲。《梁書》儒

林傳】孔子祛會稽山陰人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南史儒林傳文同【隋書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晉王廣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令徽作序云云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唐文粹八十一】杜之松答王績書曰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又王績答書曰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績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正字求爲六合丞解去著書自號東臯子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醕醪也。【日知錄四】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墓悼之辭宜終服月自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

特牲不言
牢太牢少
牢中牢
食士特豕饋

特牲不言
牢太牢少
牢中牢
食士特豕饋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卽少牢謂羊豕也。【原注】唐牛羊日歷牛僧孺楊虞卿有太牢筆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何云】大戴禮天圓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漢公也是不孫甚矣。【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虞卿傳】虞卿字師

歐公不讀
儀禮

爲人後降
服不降稱
高抑崇不
考儀禮

阜宏農人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
倖倚爲奸利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漢公虞卿之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漢議爲言者所詆高抑崇

【全云】高憲敏公閑龜山弟子於鄉飲考儀禮不詳

而朱文公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闡按〕蘇氏談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經營與祖父說漢議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案有之因取讀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杖期云云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漢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期條內歐公云杖亦誤〔元折案〕續通鑑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司馬光議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王珪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范鎮呂晦范純仁呂大防以爲王珪議是効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朱子文集八十四〕有行鄉飲酒禮謬亂儀矩闕疎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云云蓋謂此也。

布八十縷爲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

〔喪服篇〕冠六升注文〔疏曰〕云八十縷爲升者此無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卽古之升也。

吳仁

布八十縷爲一升